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：非常感激大家從遠道來到圖文巴，參加韓故館長往生五週年的紀念。我們想起館長當年往生的情形，就如同昨天一樣。

這五年來，可以說整個世界，無論是哪一個地區，都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在過去二、三十年之前，我們常常聽到或者是看到一些報導，都講到一九九九年這個世界有災難。九九年平安的過去了，二〇〇〇年也過去了，二〇〇一到今年二〇〇二年，會不會真的有災難發生？佛在經典裡面告訴我們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每一個人心裡都想災難，災難一定會現前。

許多同修來問我，如何能夠化解災難？化解災難不在外面，在我們自己的內心。我們要記住，佛教導我們永遠是正確的，如果我們對佛所教導的還產生懷疑，我們的信根就壞了，那才叫真正的沒救了。佛是怎麼教導我們？佛在經上講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依報是什麼？從最貼近的來說，是我們的容貌、身體，再往外面說，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。生活環境的好壞，與我們起心動念有密切的關係，這一樁事情許多人不知道。世間看相算命的都常講「相隨心轉」，這句話我們聽起來耳熟，可是裡面有很深的道理，畢竟很少人能夠參透。如果真的明白、參透，我們就懂得自己應該怎麼作法。

世尊在《十善業道經》上給我們講的幾句話，這幾句話比什麼都重要，他說：「菩薩有一法，能斷一切諸惡道苦。」「一切諸惡道」，這一句話重要。一切諸惡道包括九法界，下面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往上去是我們人間、修羅、諸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你們想想，「能斷一切諸惡道苦」這句話重不重要？我們世間發生這

一點災難，那算什麼！我看到這一句話，感到非常的震驚，無量的歡喜。

這一法是什麼法？佛說：「晝夜常念、思惟、觀察善法，令諸善法念念增長。」我們心念善法（心善），思惟善法（思想善），觀察善法（行為善），三業都善，後面佛還有一句重要的囑咐，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」，我們的災難就煙消雲散，自然就化解了。這部經我們曾經很詳細的講過。心地裡再也沒有一絲毫的惡念，九法界的苦都離開，佛教眾生離苦得樂，這個目的就圓圓滿滿的達到了。誰相信？告訴諸位同學，我相信，我一絲毫懷疑都沒有。

今天想要化解災難，沒有別的，從自己本身做起。不要希求別人，希求別人是錯誤的。十三年前，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告訴身邊的學生們，他老人家講：「這個世界亂了，佛菩薩、神仙下凡都救不了。唯一一條生路，就是念佛求生淨土。」李老師的話是真的。我們想想，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念佛求生淨土，就是佛在《十善業道經》上講的存心善、思想善、行為善，佛是善中之善，世出世間沒有比念佛更純更善。李老師的話與《十善業道經》上的教誨無二無別。

提到念佛，許多人都以為就是「念」這一句佛號，這可以說是對於佛法過分的粗心大意。「念」，不是口念。你看看中國文字，「念」，上面是「今」，下面是「心」。所謂念佛，你當下之心，心裡有佛，當下之心與佛心相應了，這叫念佛。口裡念不念，不重要。如果有口無心，古德說：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。」李老師往年常常跟我說，我們「台中蓮社」一萬個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，只有兩、三個。那是什麼原因？口念彌陀，心裡沒有彌陀，心裡面還是自私自利，還是是非人我、貪瞋痴慢，那不能化解災難。

如何化解災難？我這二年常常在講席上提醒同學，我們修行修什麼？心地！純淨純善。佛說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」，我從這句話引申，我說「不容毫分不淨夾雜」，我們要修純淨純善，念念不要忘記。決定不許一個雜念夾雜，我自己就得度了。我得度了，我周邊的人也得度了。自度才能度他，自度必定度他。自己沒有得度，要想度別人，佛在經上常說「無有是處」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前天，我參加昆士蘭大學一個座談會。他們學校裡面成立了一個「促進和平，消滅衝突」的研究中心，我聽了學校的報告，也見了八位教授，他們都是熱心從事於和平工作的人，我看到很歡喜。我大概講了五十分鐘的話，我讚歎學校，讚歎與會的人士，他們真正是我們佛門講的菩薩，宗教裡面講的天使、上帝的使者，在今天這個社會，真正是危急存亡的關頭，他們能夠提出這個理念，提出這樣的問題，我在講話裡說到，我以為這個世界沒救了，看到學校這個舉動，這是世間的一線光明，這個世界還有救。還有人真正發心努力在做，他們先來研究要從哪裡做起，從什麼地方做起。

佛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教導我們，學佛是學覺悟。從哪裡學起？從持戒學起。學佛人通學者有三：戒定慧三學，無論你修學哪一個宗派、哪一個法門，你不能離開戒律。離開戒律，你不是在學佛，就好像沒有學禮，你就不是孔子的學生。中國這幾千年來，這個國家民族沒有被滅亡，沒有被淘汰，靠什麼？靠儒與佛。古人常講，教化眾生的是儒釋道三家，三家的說法縱然有不同，三家所講的理論、原則、修學的綱領，可以說不謀而合。諸位看看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前面是雍正皇帝的「上諭」，你就知道。雍正皇帝講得很清楚，儒釋道三家的教學，維繫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。但是，今天確實發生危機。讀儒書的人不講「禮」，儒沒有了。學佛的人不「持戒」，佛沒有了。

從世尊在《觀經》裡面對韋提希夫人的教誨，我們能夠體會得到。韋提希夫人發心求生淨土，向釋迦牟尼佛請教應該用什麼方法。世尊在說方法之前，先講三個基本條件，就是「淨業三福」，這三條太重要了。這三條，佛說是「三世諸佛淨業正因」。三世是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所有一切修行人，從初發心到成佛，都不能離開這三個原則，這三條是根本。

頭一條：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。這一條沒有，世間一般人縱使已經皈依了，他還不是佛的學生，是我們講的世間善人，還沒學佛。我們想一想，這四句我們有沒有？我們有沒有孝養父母？有沒有做到奉事師長？有沒有慈心不殺？有沒有去修十善？如果這四條沒有，那就不是善人。佛經一展開，我們常常念到「善男子善女人」，經上講的善男人善女人，有沒有我們一份？

這個事情要真幹！災難來了，大難來了，搞假的不行。夏蓮居老居士給我們講：「要真幹！」所謂真幹，就是真做，要真的落實。如果我們存心不善，思想不善，言行不善，這是大不孝，想想：我們能對得起父母嗎？老師教給我的，我能信、我能聽懂、我能夠做到嗎？我們不能夠遵照老師的教誨，這是大不敬。世出世間的學問、德行、道業的成就，根本在這四句，我們疏忽了。

從這一條再提升到第二條，第二條學佛了：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。我勸同學們，「具足眾戒」的最低水平，就是《沙彌律儀》的十條戒二十四門威儀。你能做到，你是個出家人。你要是做不到，你不是出家人。全都在幹假的，哪有不遭劫難的道理！我們自己要認真反省。

在過去五十年當中，我都是寄人籬下，我自己沒有道場。往年受韓館長的護持，那個道場是她在經營，我們一切都要隨順她，所

以我只有講經，只有勸勉大家，對任何一個人，我沒有權利要求。她老人家往生了，我們離開台灣到新加坡，新加坡也是托「居士林」與「淨宗學會」的福，在那邊教學講經。我只是上上課而已，至於招收學生、管理學生，都是李木源居士的事情，我無權干涉，也只是勸勉而已。所以有人跟我說，這不能說「人」，是鬼神跟我講：「法師，您的學生、您身邊的人全是假的，陽奉陰違，一個都不會成就。」

我說：「我知道，我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並不糊塗。」

又告訴我：「今天這個世界，百分之八十五是魔。魔心裡想什麼、做些什麼、說些什麼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。」我也相信。

我說：「你們所說的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明瞭。我學佛，學了這麼多年，對於魔與佛，我還有能力辨別。」

我能有這麼一點點成就，根是什麼？給諸位說，根就是「孝親尊師」、「知恩報恩」。我學佛，把佛法介紹給我的是方東美老師，在佛法上奠定根基的是章嘉大師，學習經教時，勉勵我弘法利生的是李炳南老師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跟李老師十年。給諸位說，這三位老師在我心目當中是聖人，我尊敬他們。但是有沒有人批評他們？有。方老師跟我是同鄉，安徽桐城人，家鄉人對他批評的很多。在我面前說，我聽了怎麼樣？立刻就離開，這是做子弟之道。有別人批評我們的父母，趕緊離開，不要去跟他理論，他說他的，我們趕緊避開。有人說章嘉大師是政治和尚。對於李老師的批評，當然就更多了。如果我們聽到外面的謠言、閒言閒語，就離開老師，我們怎麼可能會有成就？那就是說明我們對老師沒有信心，我們真正做的是背師叛道，哪裡會有成就！批評的人，他對老師了解多少、認識多少？他的批評，用意在哪裡？你要把這些事情搞清楚，你就恍然大悟，這對老師沒有傷害，傷害到的是我自己，他的目的

無非是叫我離開老師，離開老師，我就不能成就。這是佛經裡面所講的「魔」！魔來干擾，魔希望你退心，希望你退轉，不希望你有所成就。我們有能力認清楚、認明白了，我們就不會上當。

我一生守一個原則，老師沒有叫我走，無論什麼人，無論用什麼手段，我都不會離開。除非老師自己講：「你有過失，我不要你，你走開。」那我只好走。老師沒有說的話，任何人想用任何方法，讓我離開老師，讓我終止學習，這是辦不到的。我的成就，就在此地。所以當年我在台中十年，李老師公開對我讚歎：「六波羅蜜裡，淨空法師有兩條：一是布施，一是忍辱。」我有忍辱的功夫。《金剛經》上說一切法得成於忍，你不能忍受，你怎麼會成就？忍辱功夫是如如不動，念念不忘師恩，念念不忘父母教誨之德。

「孝親尊師」落實在《弟子規》。為什麼我常常勸大家要認真學習《弟子規》？這就是說明，你想要學佛，佛是好人，你必須在家是個好子弟，在學是位好學生，你才有資格學佛，你才有資格皈依。在家不孝父母，在學校不敬師長，你沒有資格皈依。沒有資格也皈依，甚至於也出家了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，世間人雖然承認你，佛菩不承認，鬼神不承認也不尊重你，這是事實。所以《弟子規》不能不學。還要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。《十善業道經》我們也曾經詳細的講過一遍，留有錄像帶做參考，這是我們學佛、做人的根本，我們要想消災免難，就要從這裡下手。

學了佛就要升等，從世間好人升等為佛門的好人，所以你一定要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」，在家同修則一定要具足五戒十善，要守三皈。三皈是覺正淨，皈依佛是覺而不迷，皈依法是正而不邪，皈依僧是淨而不染，這叫三皈依。我們心中是不是常念善法？善法是覺正淨，我們是不是常念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？是不是常常思惟三皈？三皈不能剎那中斷，一斷，你就迷惑了。離覺正

淨，你的心裡決定就起迷邪染，那還得了！迷邪染，輕的是六道凡夫，重的是三途地獄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你們不怕，我怕。你們年輕，血氣方剛，不在乎，有膽量，膽大妄為。我老了，今年七十六歲，古人常講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。我隨時都可以走，我的警覺性比你們高，你們不怕，我怕，這一點我不如你們，我要想到我來日到哪裡去。印光大師常常教我們，把「死」字頂在額頭。學佛的人不怕死不貪生，但是死了以後到哪裡去，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們這一生就沒有白學佛了。我知道我到哪裡去，所以對於死亡沒有一絲毫恐怖。在家，一定要常念五戒十善。出家，常念三皈，要持戒，最低限度要念《沙彌律儀》。

一直到去年，我們才有這一個道場。這個道場不是我想建的，我一生不希望有道場，為什麼？無憂無慮，無牽無掛，你說多自在！這個道場是怎麼來的？是我們離開「圖書館」之後，在「圖書館」出家的這些年輕的法師，在外面跟著我遊蕩，無家可歸，寄人籬下，我看到心裡很難過，我相信韓館長也不安，她最後沒有把這個事情交代清楚。建立這個道場，是讓大家有一個安心立命、修行養道之處，是為這個理由建的，不是為我，我不要。所以道場建立之後，我跟大家講得很清楚，就是我對你們有要求，你們要用功，兩年之內我要看你們有沒有落實《弟子規》、《十善業道》、《沙彌律儀》。我給你們兩年的時間，兩年之後如果還是這個樣子，沒有落實，我就走路了，我不會跟你們住在一起。你們搞你們的，我搞我的，我對得起你們，我也對得起韓館長。你們都曉得我的個性，我說話算話，我對於這個道場沒有絲毫留戀。

建這個道場是為了道義，我們感念韓館長三十年的護持。最後她在生病的時候，跟我說過很多次，希望把「圖書館」的產權交出

來。那個時候「圖書館」的產權是用她私人名義登記的，她想把它交代清楚。我安慰她：「等妳病好之後再辦。」館長連自己住的房子都要送給我，我說：「我不要，妳要捐，就捐給圖書館，做為圖書館招待貴賓的客房，這樣我們就有一個接待處所。」她都同意了。沒有想到她一病不起，這個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。她確實有心全部捐出來，所以館長沒有過失，只是時間上差了一點。我清楚，我明瞭，我對她尊敬，我對她感恩。所以這個道場建立，這一邊我們有一張大照片，是我的老師，另一邊是護法。我們要知道報老師的恩，要知道報護法的恩。如果沒有老師，沒有護法，我們想想，怎麼可能有成就？我們學佛，要從這個地方學。

淨業三福末後一條：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」，這一條我把它落實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裡。你們想想看，一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是不是說的就是這四句話？所以，淨業三福不是空口念念就過去了，字字句句都要落實，都要把它做到。整個合起來，只講了四個字，就是「純淨純善」，就像了凡居士所講的災消福來。一定要做到純淨純善，這是我在講經的時候常常勸勉同學的。

我不看電視，不看報紙，為什麼？染污！還有一個，不聽謠言。任何人跟我講話，我不會把這些話放在心上，如果放在心上，我們的心會被污染，心不清淨，所以我也不聽電話。在香港、在台灣，我的電話已經取消，傳真機也沒有了，都不要了。那是自找麻煩。我有一個電話手機，我不知道號碼，真的不知道。手機常關，只有緊要的事情，我才打給別人，別人打不進來，這是預備萬一。起了一次作用，有一次我從新加坡到布里斯本機場，沒有人來接，所以打個電話通知他們，我已經到了。他們把時間搞錯了，起了作用。所以，我們自己一定要想方法，儘量減少眼睛的污染，耳朵的污



染。眼睛污染是少看，耳朵污染是少聽，多念佛。《西方確指》覺明妙行菩薩教導我們：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講得好！印光大師教給我們：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」。

今天我們大家能夠聚集在此地，是被九一一打到這個地方來的。本來今年的五週年紀念，我們是預定在美國的「達拉斯佛教會」舉辦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人怎麼算法，都不如老天爺厲害。我們學佛的人要一切放下，放下就自在了，一切隨緣，這就如法了。到這邊來，要常常想念著老師的教誨，護法的功德，如何能把弘護正法延續下去，這個紀念就有意義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明天後天我們還有幾天聚會，好，謝謝大家。